

北史演義

二

商務印書館
發行

北史演義第二冊

朱壯行

玉山杜 綱草亭編次

門人譚載華校訂

雲間許寶善穆堂批評

第十卷 五原路破胡斬將 安亭道延伯捐軀

話說六渾失去高澄。正在寺門外指點去路尋覓。忽有數十騎人馬馬走山前。前面是段榮。後面有人抱著小廝。坐在馬上。却像高澄模樣。得得而來。兄字是榮

連忙接榮入寺。高澄亦隨後進來。俱各大喜。六渾忙問榮道。此子昨夜已失。君從何處救得。段榮道。拔陵在武川懷朔等處。屯扎兵馬。武威相去不遠。因此在家備禦。不敢遠出。昨早知賊將韓樓領兵十萬去與廣陽交戰。打從五原而往。我知此間必遭兵火。慌帶家人三十騎前來看視。今早到得村中。果見屍橫遍地。房屋皆毀。未卜兩家凶吉。細細打聽。纔曉得逃在此間。故尋蹤而來。行至中

途忽見老鴉向我亂鳴。取箭射之。鴉帶箭飛入穴中。使人下穴探取。見一小兒。臥於其內。抱出視之。乃君之子也。歡因問高澄何以臥在穴內。澄曰。起初乳媼抱我逃走。趕衆人不上。落在後面。被賊兵冲來。我與乳媼同落水內。忽見一夜叉模樣。將我提起。放在穴內。眼前但見一鴉。在上飛鳴。今早有人抱我出穴。乃是段姨夫。始得同他到來。六渾忙向段榮稱謝。昭君見了兒子。如獲至寶。益發感激不盡。段榮復向內干夫婦問慰一番。是夜同宿寺內。明日尉士真亦來探望。謂歡曰。今幸家口無恙。但資產蕩盡。將來何以謀生。六渾道爲此憂悶。婁昭道不妨。此時家業雖廢。尚有別業在平城等處。收拾各山牛羊驢馬。搬往平城。督率莊丁人等。再行耕種。亦可度日。六渾夫婦可無憂也。段榮曰。非計也。榮少習天文星緯之術。夜觀天象。北方之亂未已。此間尚有兵火之災。十年後方定。樹家立產。尙非其時。語確且平城之間。遇亂尤甚。非所宜居。婁昭道然則若何而可。士真道大丈夫上不能爲朝廷翦除暴亂。亦當退自爲謀保全父母妻子。英亦

雄語

莫若各家聚集莊兵。招來鄉勇。就在此菩提寺結壘立砦。依山守險。我亦同來居住。湊合糧儲。以爲守禦之備。且俟北土稍寧。成家未遲。段榮道。此論最妙。我看武威兵氣亦重。不可安居。家中尙有蓄積。竟連家小一齊運來。同住便了。六渾婁昭皆大喜。相約已定。兩家便卽搬來。一面安頓家小。一面將菩提寺改作營寨。修整軍器。造立旗旛。四方避難者。負糧挈眷而來。不可勝數。自後賊兵過往者。聞六渾之名。俱不敢相犯。處亂保家不得不爾婁昭仍督莊兵耕種田禾。以爲山寨之用。正是虎伏深山藏牙爪。龍潛大海待風雲。今且按下不表。再講廣陽王起兵。來征拔陵。聞賊兵從五原來敵。衆將議曰。我兵不弱於賊。特無一驍勇之將。與之爭鋒。故不能勝。令軍中誰堪作先鋒者。舉一人以對。衆將道。軍中實無勇將。近聞賀拔允之弟賀拔勝。在雲州刺史費穆麾下。此人有萬夫不當之勇。天下無敵。若召以爲將。足破拔陵之膽。戰無不勝矣。廣陽從之。乃寫書與費穆。要請破胡到軍。穆不敢違。遂送破胡來見廣陽。廣陽見其儀表不凡。英雄無比。

便封先鋒之職。授以精卒三千。謂勝曰。將軍此去。殺賊立功。千金賞。萬戶侯。不足道也。勝亦感激。誓以滅賊自効。遂領兵前往。行未廿里。正遇拔陵前隊。約有五千人馬。勝勒馬高叫曰。破胡在此。誰敢出戰。賊將見是破胡。嚇得魂膽俱碎。畏縮不前。破胡連喝數聲。不敢答應。直冲過來。賊兵望後便退。乘勢趕殺。直至拔陵軍前。勒馬討戰。拔陵聞知大驚。語諸將道。今日破胡乘勝而來。誰去迎敵。帳前走過孔雀之弟孔鸞。拔陵之弟拔兵。該死的啟口道。我二人願同出陣。斬破胡之首。拔陵道。此人未易輕敵。各要小心。二人答應出馬。跑至陣前。與破胡交鋒。戰未數合。被破胡一鎗一個。俱死馬下。拔陵大懼。諸將畏勝之勇。都不敢出戰。遂引兵退三十里下寨。與韓樓大軍。相爲犄角之勢。廣陽王知前鋒已勝。亦引大軍至五原山扎住。破胡數往挑戰。拔陵只是堅守不出。於是兩軍相持不下。那知拔陵兵威稍挫。而莫折念生反於秦州。兵勢大盛。牽連敘下是古一人合傳遺法一日命其弟天生道。我今兵多將廣。分兵十萬於汝。去攻岐州。岐州一破。便提兵

進逼雍州。以破蕭寶寅之兵。我自在後接應。天生遂引兵而往。却說蕭寶寅。乃是南齊明帝之子。梁武篡位。殺其兄弟九人。寶寅脫身降魏。孝文帝時封爲齊王。尙南陽公主。甚加寵待。魏叛臣中唯寶寅最爲真心。故特敘其來歷。今因南道行臺元修義染得

風疾。不能征討。故命寶寅代統其兵。以討莫折念生。不幾日。天生兵臨岐州。岐州刺史裴芬。與都督元志閉城拒守。被圍一月。城破。裴芬元志皆被殺。遂乘勝勢。進軍雍州之界。寶寅聞之。慌卽起兵相迎。見賊勢浩大。頗懷憂懼。忽有探子報來。西路上。一枝軍馬約有五萬。打著官軍旗號。飛奔而來。使人問之。却是東岐州刺史崔延伯。奉天子之命。封爲征西將軍。西道都督。起本州人馬。來討天生。延伯素驍勇。力敵萬夫。寶寅大喜。請過相會。一路進發。行至馬嵬。莫折天生。扎營黑水之西。軍容甚盛。寶寅問延伯破敵之策。延伯曰。明晨先爲公探賊勇怯。然後圖之。乃選精兵數千。西渡黑水。整陣向天生營。寶寅軍於水東。遙爲接應。延伯抵天生營下。揚威脅之。徐引兵還。天生見延伯衆少。開營爭逐。其衆多

於延伯數倍。蹙延伯於水次。寶寅望之失色。延伯自爲後殿。不與之戰。使其衆先渡。部伍嚴整。天生兵不敢擊。須臾渡畢。神兵整暇天生之衆亦引還。寶寅喜曰。崔君之勇。關張不如。延伯曰。此賊非老夫敵也。明公但安坐。觀老夫破之。明日延伯勒兵而出。寶寅之軍繼後。天生悉衆逆戰。延伯身先士卒。陷其前鋒。斬賊將數員。將士乘銳競進。大破其兵。俘斬十餘萬人。天生率殘兵遁逃。官軍追奔至小隴。收得器械糧儲。不可勝計。岐雍及隴東之地皆復。只因寶寅不能戢下。將士稽留採掠。天生得脫。復整餘衆。塞隴道之口。以拒官軍。寶寅延伯既破莫折念生。以爲雍岐以西不足憂。遂停軍不進。一日接到涇州將軍盧祖遷文書。因反寇胡琛。據了高平。自稱高平王。又牽入一應反寇聚集人馬數十萬。手下勇將百員。擾亂幽夏二州。勢極猖獗。今又遣大將萬俟醜奴宿勒明達。領兵十萬。來犯涇州。祖遷不能敵。以此求救於寶寅延伯。二人遂引兵會祖遷於安定。甲卒十二萬。鐵馬八千。軍勢大振。醜奴軍於安定西北七里。時以輕騎挑戰。大兵未交。輒

委走。延伯自恃其勇。且新立大功。以爲敵人畏已。欲卽擊之。先是軍中別造大盾。內爲鎖柱。使壯士負之而趨。謂之排城。置輜重於中。戰士在外。自安定北。整衆而前。以爲操必勝之勢。那知賊計百出。當兩軍相遇。正欲交鋒。忽有賊兵數百騎。手持文書。詐稱獻上降簿。以求緩師。寶寅延伯方共開視。宿勒明達引兵自東北至。萬俟醜奴引兵自西南至。官軍腹背受敵。延伯拍馬奮擊。奔馳逐北。徑抵其營。無如賊皆輕騎。往來如飛。官軍雜以步卒。戰久疲乏。被賊乘間冲入排城。陣勢大亂。延伯左冲右突。雖殺死賊兵無數。而士卒死傷亦近二萬。於是大敗。延伯之敗亦因恃勇而驕寶寅見延伯敗退。軍心已恐。忙卽收衆退保安定。延伯自恥其敗。欲與再戰。寶寅勸其養鋒息銳。徐觀時勢。以圖進取。延伯以爲怯。連夜繕甲治兵。招募驍勇。復自安定西進兵。去賊七里結營。明晨不告寶寅。獨出襲賊。大破其壘。賊衆披靡。平其數柵。旣而軍士乘勝採掠。離其步伍。賊見官兵散亂。復還擊之。魏兵大敗。延伯中流矢而卒。惜可寶寅聞知往救。已無及矣。時大寇未

平。復失驍將。遠近憂恐。而寶寅自延伯死後。喪卒數萬。賊勢愈甚。深恐朝廷見責。心懷憂慮。時麾下有一人。姓鄭名儼。河南開封府人。生得丰神清朗。儀容秀美。向在京中。爲太后父司徒胡國珍參軍。因隨國珍得入後宮。太后悅其美。曾私幸之。宮禁嚴密。人未之知也。及太后見幽。不得進見。寶寅西征。儼遂從軍而去。亦授參軍之職。在雍州已及一載。一日赦書至。知太后重復臨朝。私心大喜。

羣盜外蠹也。鄭儼內蠹也。外蠹未除。內蠹已蠹。蠹欲動禍亂焉。有已時。

欲進京而苦無由。今見寶寅有憂懼之色。

因告之曰。太后復政。明公尙未進表恭賀。恐太后不悅於明公也。寶寅失色道。君言是也。軍旅匆忙。未暇計此。今當表賀。但誰可往者。儼曰。明公如必無人。僕願奉命以往。且尙有一說。明公出師以來。雖有前功。難掩後敗。僕在太后前。表揚明公之功。以見敗非其罪。則朝廷益加寵任。可以無憂見責矣。寶寅大喜曰。得君如此。我復何憂。因遂修好賀表。命儼充作賀使。鄭儼別了寶寅。星夜趕行。因念太后舊情未斷。日後定獲重用。不勝欣喜。及至京師。將賀表呈進。太后見

有鄭儼之名。忙卽召見。儼至金階。朝拜畢。太后曰。久欲召卿。未識卿在何所。今得見卿。足慰朕心。儼伏地流涕曰。臣料此生不獲再見陛下。今日得覩聖容。如撥雲見日。不勝慶幸之至。太后曰。朕身邊正乏良輔。卿當留侍朕躬。不必西行矣。儼拜謝。太后淫情久曠。今舊人見面。滿懷春意。按納不下。那顧朝廷之禮。遂托以欲知賊中形勢。留入後宮。是夜儼宿宮中。與太后重敘舊情。宮中皆賀。明日升殿。卽拜儼爲諫議大夫。中書舍人兼領嘗食典御。晝夜留在禁中。不放出外。卽休沐還家。嘗遣宦者隨之。儼見妻子。唯言家事。不敢私交一語。自此寵冠羣臣。一時姦佞之徒。爭先趨附。時有中書舍人徐紇。內又爲一爲人巧媚。專奉權要。初事清河王。王死。又阿諛元義。義敗。太后以清河故。復召爲中書。及鄭儼用事。紇知儼有內寵。益傾身承接。奉迎唯謹。儼亦以紇有術智。任爲謀主。共相表裏。勢傾內外。時人號爲徐鄭。儼不數月。官至中書令。車騎將軍。紇亦陞至給事。黃門侍郎。中書舍人。總攝中書門下事。軍國詔令。皆出其手。紇素有文學。又能終

日辦事。刻無休息。不以爲勞。或有急詔。則令數吏執筆。或行或臥。指使口授。造次俱成。不失事理。小人亦有故能迎合取容。以竊一時之柄。然無經國大體。見

人則詐爲恭謹。而內實叵測。又有尙書李崇之子李神軌。

內又一

神采清美。官爲

黃門侍郎。亦私幸於太后。寵亞鄭儼。又有黃門給事袁翻。亦爲太后信任。徐鄭

袁李四人。互相黨援。蒙蔽朝廷。六鎮殘破。邊將有告急表章。儼恐傷太后之心。

匿奏不報。外臣有從北來者。皆囑其隱匿敗亡。不許言實。於是羣臣爭言賊衰。

不久自平。

蒙蔽掩飾至於如此而國不敗亡者未之有也

太后日事淫樂。不以六鎮爲意。正是朝中已

把山河棄。閫外徒勞戰伐深。但未識後來變故如何。且聽下回細說。

用兵不知紀律。不用智謀。不知死活。一往向前。鮮有不敗者。胡太后不以

邊鎮爲事。惟務淫樂。以致宵小滿朝。綱紀大壞。雖欲不亡。其可得乎。

第十一卷

天寶求賢問劉貴

洛周設計害高歡

話說胡太后寵信鄭儼徐紇。居中用事。百僚畏憚。莫敢誰何。朝政日壞。今且按

下不表。却說魏初有兩秀容城。皆在并州之北。俱有居民數萬。北秀容酋帥雙

姓爾朱。名羽健。

爾朱榮是書中緊要人故先詳其世次

一傳爲爾朱代勒。代勒爲人猛勇。御下又

極寬和。一日遊獵山中。部下之人射一猛虎。誤中其臂。代勒拔其箭還之曰。此

汝誤中我臂也。並不加罪。由是軍民無不感悅。官至肆州刺史。封梁國公。年九

十餘而卒。子名新興。代父職。坐擁成業。雄鎮北土。畜牧尤蕃。牛羊驪馬。千百成

羣。各以毛色相別。瀰漫山谷。不可勝數。朝廷有事出師。新興每以牛馬芻糧來

獻。孝文以爲忠。進位將軍。勅爲秀容鎮第一酋長。宮室崇大。儼如王侯之居。府

庫充積。富可敵國。麾下猛將如雲。壯士如雨。生子榮。字天寶。聰明俊偉。才氣過

人。又多力善射。少時隨父入朝。武帝見而愛之。以中山王元英之妹妻之。卽北

鄉公主也。其後新興年老。表請傳爵於榮。明帝許之。榮襲父爵。新興死。魏又除

榮游擊將軍。榮每到春秋二時。率領眷屬。往高山大澤之處。射獵爲樂。故其姊

妹妻女。皆善騎射。有子三人。長菩提。次義羅。三文殊。年皆幼。女二。長曰娟娟。次

曰瓊娟。娟娟年十四。容顏絕世。有傾城傾國之貌。伶俐多能。性剛烈如其父。後爲肅宗嬪。敬宗立。榮復納之爲后。終歸高氏。爲獻武帝妃也。當是時。榮見朝政日亂。六鎮皆反。而手下士馬精強。糧儲廣有。隱有撥亂救民。化家爲國之志。又宗族強盛。弟兄叔姪。皆有勇略。虎在深山。爪牙已具。從弟名世隆。族弟二人。一名度律。一名仲遠。兄子二人。一名兆。字萬仁。一名天光。此五人者。才智兼備。武藝超羣。各鎮都畏之。號曰爾朱五虎。而五虎之中。兆尤勇猛。榮愛之如子。一日榮召五人謂曰。四方兵起。名都大郡。皆爲賊據。朝廷出師累年。敗亡相繼。賊勢益甚。我恐此間亦不得安。我欲發粟散財。以招四方智勇。翦除兇暴。上爲朝廷出力。下爲地方保障。初念何嘗不好。汝等以爲何如。衆皆曰。主公之見是也。上報國家。下安黎庶。此不世之勳。有何不可。榮大喜。卽於秀容城上。豎起招賢旗一面。上書廣招賢智。共濟時艱。於是四方才勇之士。相率來投。時南秀容於乞眞。殺了太僕卿陸誕。據城造反。榮遣爾朱兆。引兵三千擒之。斬於城下。將首級封進京師。榮利次立功。

明帝大喜。封榮博陵郡公。長子菩提世襲。賜金三十觔。彩緞百疋。以榮寵之。又

桑乾鎮斛律洛陽。費來豆目。二人作亂。榮亦起兵破之於河西。斬其首級入朝。

榮又立功

以功進封安北將軍。都督恆朔二州軍事。榮自是英名四布。兵威益振。豪

傑歸心。六渾之友。劉貴。司馬子如。賈顯智。侯景。竇泰等。皆奔秀容。投在麾下。効

力。諸人紛紛投奔秀容。正爲後日便於從歡。

榮一一收納。隨才任使。勅勒人斛律金。有武幹。行兵

能用匈奴之法。望塵知馬步多少。嗅地知敵兵遠近。初在懷朔鎮。楊鈞手下爲

將。鈞死。歸拔陵。見拔陵作事無成。脫身歸於爾朱氏。榮以爲別將。六渾妹夫庫

狄干。見北方大亂。欲攜家避入京師。雲州刺史費穆。知其才勇。劫至雲州。共守

城池。其時北境州縣。皆沒於賊。惟雲州一城獨存。四面阻絕。糧盡矢窮。外救不

至。穆知不能守。遂與庫狄干棄城南奔。投於爾朱榮。榮送費穆歸朝。留狄干爲

別將。甚加禮待。一日天光領二將來見。謂榮曰。此尖山賀拔允賀拔岳也。榮喜。

急起握二人手曰。將軍兄弟。英雄蓋世。想慕久矣。何幸今日得遇。但聞足下在

恒州把守。未識何以至此。允曰。允自武川失守。父被賊害。與弟岳投奔恒州。爲元僕射收錄。弟勝在廣陽王麾下爲將。廣陽奉召入京。勝亦來恒州相投。弟兄遂得相聚。不料廣陽去後。衆皆怨望。推鮮于修禮爲主。聚衆甘萬。擁兵來寇。元僕射使允等出戰。那知城中外連內應。城遂破。元僕射奔往冀州。允弟兄三人在亂軍中相失。今勝不知何往。我二人投北而行。行了兩日。無處容身。因在山前嘆息。忽逢明公之姪天光。說及明公好賢禮士。勸予來歸。故傾心至此。如蒙收錄。當効馳驅。榮曰。將軍此來。天作之合也。但未識令弟何往。吾當遣人覓之。使汝手足同在一處。因皆置爲將軍。歷敘諸人投奔蓋爾朱榮原有一時榮欲觀二人武藝。一日揀選人馬。帶允岳同往射獵。過肆州城下。肆州刺史尉慶賓忌榮之強。閉城不出迎接。榮怒曰。豎子敢爾慢人。以兵襲之。破關而入。執慶賓將殺之。忽報營門外有一少年將軍。自稱賀拔勝。要見主公。榮曰。破胡來耶。卽召入。破胡進至中軍。低首下拜。榮扶起笑道。爾來何晚也。令兄令弟皆在此。端望將

軍到來同聚。破胡道。勝自恆州戰敗。兄弟失散。奔往肆州。蒙尉刺史以禮相待。

今聞尉公冒犯虎威。行將就誅。特來求寬其死。幸明公恕之。異日勝事明公。亦

不敢忘德。

破胡大有儒將風

榮道。今見將軍。如魚得水。不勝大幸。何爭殺此一人。命卽

放之。破胡拜謝。允與岳上帳相見。悲喜交集。榮卽解下腰間獅蠻帶賜之。署爲

副將。執慶賓還秀容。署爾朱羽生爲肆州刺史。榮是時目中已無魏矣。孝昌二

年八月。賊帥元洪業。斬鮮于修禮。請降於魏。賊黨葛榮又殺洪業。自立爲主。軍

勢浩大。進攻瀛州。章武王元融拒之。爲榮所殺。時廣陽王深。復奉太后命。領兵

討賊。聞元融死。不敢進。朝廷逼之使戰。亦爲榮殺。爾朱聞之。益輕朝廷。嘗謂劉

貴曰。今天下擾擾。世無定局。吾欲得一智勇無雙之士。如當年韓信之流。與之

共定天下。今有其人乎。

上輕朝廷不在求奇傑天寶志

貴曰。吾觀天下豪傑多矣。如懷朔賀

六渾者。其才足以當之。榮曰。吾亦頗聞其名。今何在。貴曰。六渾困守風塵。現在

避處牛豆山中。以待時清。明公舉而用之。天下不足平也。榮曰。汝速爲我招之。

貴承命修書一通。遣人送往牛豆山。書中深致爾朱企慕之意。勸其速來。六渾得書。謂尉士真曰。如今羣雄奮起。反覆無常。吾儕投人。事亦不易。不如權住此間。徐觀形勢。以圖機會。君以爲何如。士真曰。爾朱雖強。未識爲人若何。且聞命遽往。恐爲所輕。六渾曰。君言正合吾意。遂不去。

榮開六渾之賢以書相招宜六渾卽歸爾朱而偏不去生出洛

周相逼於行文却添出一倍曲折

時孫騰在陽曲川被寇。家業盡喪。亦來牛豆

山。與六渾同住。一日六渾與尉景、段榮下山探聽消息。至晚方回。纔到牛豆山下。忽見一人飛馬而至。高叫來者壯士。莫非賀六渾麼。六渾道。只我便是。那人道。吾主在後。等待多時。請公過去相見。六渾道。你主何人。那人道。我主姓杜。名洛周。柔元鎮人。今見天子無道。萬民愁苦。聚兵十萬。在上谷城中。欲圖霸王之業。以救生靈之命。仰慕壯士。文武雙全。才勇出衆。是當今第一豪傑。欲屈到幕下。同心舉義。故親自來請。先令小將致意。我乃賀拔文興。杜洛周妻弟也。六渾曰。你主錯了。吾因智勇不足。避難居此。有何德能。而敢爲興王之佐。話猶未了。